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：法依四



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二八四 | 雪公如是說 |
| 二八三 | 才德之間 |
| 二八二 | 心燈 |
| 二八一 | 聖嬰年 |
| 二八〇 | 牆上花 |
| 二七九 | 明師 |
| 二七八 | 勞謙君子有終吉 |
| 二七七 | 治習氣 |
| 二七六 | 熟生之間 |
| 二七五 | 舌耕 |
| 二七四 | 悼曉燕 |
| 二七三 | 修行風采 |
| 二七二 | 自利利他 |
| 二七一 | 苦海 |
| 二七〇 | 名門子 |
| 二六九 | 粥飯氣 |
| 二六八 | 佔位子 |
| 二六七 | 練習不夠 |
| 二六六 | 檢點命光 |
| 二六五 | 重修生 |



重修生

「我們都是佛陀座下的重修生。」

「重修生？」

「我們這些今生有緣聽聞佛法的人，都是前生或宿世，曾在佛門種過善根，可惜未曾了道，因此這生得了人身，而能再聞佛法。」

「那我們是曾經在佛門的考試中，沒有通過的一群了？」

「差不多了，只差沒被開除學籍，很幸運地還可以再在娑婆世界上，重修成佛的學分。」

「可是在大學裏任教的老師都覺得，大部分的重修生，都比較老油條，學習態度都比較懶散，學習成績也都很不理想。」

「這可得深深警惕了。咱們今生能夠在佛門中重新修行，要起希有難得之心，務必讓多生多劫所種的這點善因，在這一生真正開花結果，絕不能像大學裏的重修生一樣，想用『混的』應付功課。」

「對！就是這『混』字，大學裏的重修生，因為重修的功課已經學過了，所以就用比較輕忽，不敬謹的心，來打混學習。」

「唉！這修行的學分，是要紮紮實實的功夫，一絲絲也僥倖不得的。而平日生活的態度，其實跟修行是息息相關的。混者，是既濁且亂，心態上是渾濁的，行爲上是雜亂的。想想用這般心態與行爲，做任何事都不會成功。何況用在修行了生脫死上呢！」

「如此說來，我們這些佛門的重修生，是要懷著既慶幸又慚愧的心，奮力的打起精神，不可打混懈怠的走在佛道上了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





檢點生命

老病死，是現代人最覺恐慌的事情，偏偏它又是人生不可違避的事實，當年釋迦牟尼佛，還是印度迦毗羅國太子之時，十九歲遊觀四城門，見老、病、死的苦狀，便心生厭離，毅然拋棄富貴與權勢，致力於追尋出苦之道。而今日的我們，見到老病死，一樣地怵目驚心，然除了趨事於染髮劑、除紋霜、健康食品外，我們還覺醒了什麼？

不論怎麼的害怕與恐慌，要來的還是會來，外在的偽飾，或食物的改變與選擇，那都是短暫的障眼法而已。在娑婆世界，這果報始起的生苦，身體衰變的老苦，以及四大增損的病苦和五蘊壞離的死苦，硬是法爾如是，不曾為誰改變。那麼該如何是好呢？

世俗人說，趁身體還健康，身邊有點錢，要盡情享受，嘗遍世間的美味，賞遍世間的美景，否則老病倒了，吃不了，走不動，就遺憾終身。也有人說，老年人身邊要存點錢，屆時病倒了，兒孫不孝，可以請人看護，免去病榻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的慘狀。

學佛的人，很幸運不用如此沮喪，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年前，就為自己，也為眾生，引領出一條脫困的光明大道。佛陀告訴我們，要善加經營肉體之外的另一條生命，它叫做慧命，慧命不會受老病死的折磨與脅迫。一旦我們修持到不生不滅的境界，那一條慧命早就昇華到不為界繫，超出世間的領域，永遠跳脫世間老病死的泥淖了。

在這恐慌老病死的時代裏，學佛的你我，要站穩腳步，算算看你在這期生命中，還剩下多少命光？如果多花時間沈湎在五欲六塵中，那麼對慧命的栽培與經營，就相對地減少掉很多時間。所以在有限的時間裏，學佛的人，要不斷地往自身省察與覺照，究竟你在解纏脫縛，在三業的清淨和慧命的莊嚴上，花了多少功夫？能夠有這一層的覺醒，那就能得到修行的好處——現世保平安，將來得解脫。



練 習 不 夠

凡是學佛念佛，而無法往生的人，都是練習不夠。放眼看看那些世界級的運動名將，他們爲了突破零點幾秒的體能極限，那一位不是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的苦心練習？想想一位世間運動名家的誕生，都要千錘百煉，才足以進昇體壇之巔，而一位出世間佛菩薩的誕生，豈是隨便應付，草率修行，便可孕育成就的？

當今之人，都在忙、盲、茫中過日，修行人也在劫難逃，大半時間都身陷凡夫知見與煩惱習氣當中，如果再加上練習功夫，下得不夠深厚，自然而然就是寸進尺退。臨命終時，業障現前及眷屬不如法的折騰與啼哭，那往生的希望，當然就渺渺茫茫。

任何一位運動名將，在自己功力的斤兩上，心中都有個譜，他平日練習時，成績到那裏，比賽時，只要全力以赴，不出意外，也就差不到那裏。他絕不可能平日成績平平，而比賽時，猶有神助似的，打破世界紀錄。修行人，你平日花多少時間練習，功力如何？也是像運動員一樣，心知肚明的啊！

說到這神助，淨土念佛法門是二力法門，一是自力，一是佛力，這佛力就好比世俗所說的神助一般，只要你自力上肯修，肯念阿彌陀佛，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就來接引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這超乎凡俗的佛力，是不可思議的異神功，但基本上，還是要你在自力上肯信受奉行，才能得到佛力的護持。反之，平日不努力，臨時是連佛腳也抱不牢的啊！

運動家勤勤苦苦的練習，爲著要突破體能的極限，修行人精進不懈的勤修，則是要衝破心魔的纏縛，運動家一再練習的精神，值得修行人效法。修行人被怠惰打倒，要趕快站起來，被貪、瞋、痴控制了，要趕快覺醒。想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要後補成佛，豈是不清除污穢，不莊嚴身心，而可成就的！



佔位子

「喂！近來好嗎？好久不見了！」

「很好！您呢？最近可好？」

「唉！最近心頭很煩躁，老是睡不著，所以打電話找您聊聊！」

「怎麼了，您這十多年來，一切不是都挺順利的嗎？住的是華屋別墅，開的是進口轎車，兒女也都上一流學府，夫妻倆身體都健朗，這麼順遂的景況，是人生少有啊！」

「話是不錯，我也很滿意現狀，可是我也得為兒女想想啊！」

「兒女？他們不是都還在大學就讀嗎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不是有句話說『要贏在起跑點上』嗎？最近我想利用自己二十多年來，事業上的人脈和財力，再創一番適合兒女所學的事業，為兒女的將來，先佔位子。」

「佔位子？」

「是啊！佔位子就是先打個事業基礎。可是跟兒女談起，他們都還懵懵懂懂，想想如果現在大筆投資下去了，將來他們不領情，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，這麻煩就只好收拾，您看這如何是好？」

「您問到我這從世間舞台退位的人，答案是很清楚的。我說以您現在的經濟狀況，身體情形，正是修行最佳時機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別忘了，您已非盛壯之年，可以像從前一樣打拚，五、六十歲的人，就像中古汽車一般，隨時會發不動，走不了。喜歡佔位子，就到西方極樂世界替自己佔位子吧！」

「佔西方極樂世界的位子？」

「是啊！只要我們信願念佛、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有一朵屬於我們的蓮花，這蓮花就是我們將來往生的位子，如果我們勤加修行，這位子就穩固牢靠，臨命終時，捨離三界，瞬間就蓮花化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」

「喔！所以您不佔這世間名利權勢的位子，而每天忙於佔西方的蓮花位？」

「慚愧得很！是如是自勉，然而總是懈怠居多，您參考想想吧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



氣飯粥

印光大師常以「粥飯僧」自喻。粥飯僧是指只會吃粥飯，而無有用處的出家人，這是印祖的謙稱。身居有情世間的眾生，每天都要以吃來延續生命，一、兩天沒吃，就手腳發軟，四肢無力。七、八天沒吃，就氣若游絲，命在旦夕，所以這粥飯嚥下去，便足以化爲氣血，養身活命。活命是一般的活命，吃也是每天都在吃，至於吃下之後，起了怎樣的作用，就有種種的不同。

修道人，吃下了粥飯，是要將這點點滴滴的粥飯氣，化作道氣，成爲覺察覺悟的源泉。覺察什麼？覺察那貪瞋痴煩惱賊，已在蠢蠢欲動了，自己要加強防範，莫讓宵小得逞，好比冬防中的警衛，徹夜巡行街道，小偷便無從下手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世間的一切事理，了了分明，就好比從睡夢中清醒，心中靈靈覺覺。

能夠時時覺察與覺悟，道氣就沛然於心，世俗的執著、愛憎、迷悶，以及無始的虛妄分別，便能漸漸壓伏滌除，一步步邁向佛陀清淨光明的覺城。

所以日日三餐，所爲何事？果真以粥飯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那只有等死。再說不知將粥飯氣轉化成道氣，而發酵成穢濁的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氣氛上的差異，結果是迥然不同的。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是地獄五條根，它是蒙蔽心性的塵垢，它張牙舞爪地勾牽你，往那萬劫不復的地獄坑塹沈淪，再沈淪。

古人說：「修行無別修，只要識路頭，路頭若識得，生死一起休。」又說：「一樣米，養百樣人。」大家來世間走一遭，每天也都在吃粥飯，善加打理，識得路頭的人，就能善轉粥飯氣，讓通身八萬四千個毛孔，像警察般地嚴守著煩惱賊，護衛著自己的本命元辰。不識路頭的人，只是愈吃愈昏昧，終日陷在煩惱網中，而不自知。諸位但想想，您吃進了多少粥飯，轉化出來的，是道氣？還是穢氣呢？



名門子

話說中國歷史上，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，他因得之於張良、韓信、蕭何等良相良將的相輔相佐，由一介草莽英雄，而飛龍在天，登陞為天下至尊。他的夫人，也順理成章，被封為后——是為呂后。

呂后是位妒性很強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，雖然已坐享榮華富貴，她還不斷地翻攪著後宮的爭鬥，及外戚的爭權，還有那殺功臣、斬名將，一幕幕血淋淋的慘劇，也都參與謀劃與造作。得不到的，拚命去追求，得到手後，又使盡一切手段，不讓它失去。劉邦、呂后，就這樣在刀光血影下過其帝王生活。十二年後，劉邦終於在五十三歲時死了。

劉邦死的時候，呂后是「哭而泣不下。」也就是她大聲地哭啣，而眼淚卻沒有流下來，呂后這哭而不哀的舉動，被一個十五歲的小孩看到了，他就是張良的兒子——辟疆。

雪公當年講這段歷史時，說到這張良的兒子，才十五歲，何以能識破呂后「哭而泣不下」呢？老人家說，這是「名門子」的關係。張良是漢朝開國時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。」的大功臣，所謂虎父無犬子，辟疆那洞察人情機微的眼力，是一下生就在家庭中薰陶來的啊！

「多好啊！能夠生為名門子。」欣羨之心，油然而起，可是這是無法強求的，他有他宿世的因緣與業力，絕非人力所可勉強達成。然而要身為佛門子，卻是人人可以自主投生的——只要我們肯將佛陀視為慈父，依慈父的教化，切實奉行，十年八載，佛門子的功力，將是名門子所無法比擬的。

名門子在特有的家風中，練就了比一般人更敏銳的洞察力。而佛門子，則在佛陀智慧的啓迪下，法海的浸潤下，領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諦，及出離三界的方法。所以我們在欣羨名門子的福報因緣之餘，也不必妄自菲薄，這名門大戶雖然難以躋身企及，而佛陀的門檻，卻是諸佛菩薩列隊歡迎，慈悲接引的。

海 苦

每每與年輕學子，談到人生當前之所受——觀受是苦時，他們總是一臉的

錯愕，滿腹的不以為然，甚至於按捺不住地強辯道：「我不覺得人生有什麼苦啊！」


「除了準備考試蠻辛苦外，我對苦真的沒什麼感覺。」

佛陀告訴我們，這世間有八萬四千苦，歸納起來有三苦、八苦等，逼惱著眾生，佛陀並想盡辦法，要為眾生拔苦與樂。而學佛青年卻言道：「我不苦啊！」真的不苦嗎？當今的年輕人，環境優渥，衣食豐足，復無有兵荒馬亂、家破人亡、惡賊虎狼或橫禍天災等外苦的惱害，有病找醫生，逢事靠父母，則區區的風雨寒熱，他人的痛癢疾苦，豈干我事？於是挾其身強體健的氣勢，大聲言道：「什麼苦，我沒感覺。」

沒感覺，是不覺啊！並非沒有。這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等的內苦，是任何人都逃不掉躲不了的啊！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正是如此。而人生世間，並不會因為你年少，就無有種種的苦果，年紀輕輕，春秋鼎盛就突然暴斃的，也是大有人在啊！

然而年輕就都沒感覺嗎？也不盡然，當年釋迦牟尼佛，十九歲時，出遊四門，看到老、病、死的苦狀，便怵目驚心積極尋求出離之道。他苦嗎？他貴為皇太子，又集榮華富貴於一身，他只瞄到了他人的苦狀，便深深省思，起大覺悟。知道世間一切有為法，都是無常遷流，剎那生滅的，而樂境亦有壞止之時，這些佛家通名為苦，即便是皇太子也不能通融例外。而當今的年輕人，你能獨獨省卻嗎？

人生世間，所受之苦，無有際限，因此佛家以苦海為喻。苦是果，果從業因生，而身居娑婆世界的人，不論如何造作，總是難以圓滿，偏偏浮沈苦海之人，就愛拼命在苦海中，找尋安穩的落腳處，目標既經設定，也不遑辨真假，一味往前游去，等游到了，又發現亦非所願，於是再訂再游再失望，尋尋覓覓游來游去，浮浮沈沈，而那始終真樂，究竟在何方呢？茫茫苦海中，佛菩薩駕著救難的慈舟，以慈眼搜尋著有緣的眾生，不論你是老邁或少壯，趕快伸出求救的手，大聲呼喊佛菩薩吧！趁著尚未溺斃時，放下高傲的身段，捨了瀟灑的作態，快快爬上出離苦海的渡人慈舟吧！



自利利他

上求佛道是自利，下化眾生是利他。菩薩的萬行，總離不開自利與利他的範疇。所以一切菩薩在初發心時，必定要發四弘誓願，一是眾生無邊誓願度，二是煩惱無盡誓願斷，三是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四是佛道無上誓願成。


這誓願是修行人用來堅固自己的心志的，然而無邊、無盡、無量、無上的弘願，究竟要如何落實呢？


印祖提醒我們：「所謂自利利他之法，不可看得過大、過高、過深，即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而已。」

這幾句話，沒有生難辭字，也不詰屈聱牙，看來如此稀鬆平常，可是卻是每個有心實修的佛教徒，要終日口誦心惟的修行重心。

現今的社會，太功利了。修行也講求速成，人們總想藉著金錢及有形的物質，來購買消抵無形的罪孽。不法之徒，便有機可乘，藉此廣攬徒眾，招搖撞騙，以世俗有為的造作，來攪擾修行的走向，混淆佛陀的言教，修行變成可以買賣議價的商品，眾生只要花錢買心安，而不切實從心地上下功夫，如此一來，雖然學佛的人很多，真正獲得佛法實益的卻很少。

所以修行者，當該有眼力，它就是智慧的能力，智慧眼一開，再不當佛呆子，再不會跟著一窩蜂，一盲引群盲，相偕入火坑。只要順著 印祖慈悲的指引——要敦倫盡分，我們就敦倫盡分，絕不是口說修行，行為上卻有失倫分。另外心地上力求閑邪存誠，閑字，從門中有木，就是用木頭擋在門中間，藉此防備邪惡的入侵，並護守著真誠的存心。進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這是佛法的基本工夫。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更是釋迦牟尼佛親口告訴我們的當生成就法門，是了生脫死，出離苦海的徑中徑。以上能夠切實履行，自能大開智慧之眼，不受時風蠱惑，「自利利他」也才有得力之處。





采風行修

在佛教圈久了，會看到很多年邁的修行人，也會看到許多新入佛門的年輕人。儘管光陰是無形無相的，但是看到那麼些老修行，就可以預見自己未來的命光，而看到新入門的年輕信眾，也就彷彿看到自己昔日的身影。逝者已矣，過去的就不要再說，擺在眼前的未來，則是不得不加以省思的。

那麼些形形色色的老修行，像一面面修行的鏡子，照一照，想一想：您要認領那位長者，作為自己的未來？或者您已是五、六十歲，半百之人，那您現在所展現的，又是怎樣的修行風采？

常常聽到許多老人，訴說著人生的憂苦愁悶，並慨嘆年邁體衰，諸事力不從心，好像如果時光能倒流，所有的憂愁都將一掃而空，所有的想望也都將如願以償。

唉！真能如此嗎？其實人生是有可以重新努力經營，而改善的部分，也另有法爾如是，業力牽引，任您如何重新組合，也難以圓夢的部分。這世間是由層層密佈的煩惱網，綜錯交織而成的，被罩在網中的眾生，多半是活活地被那濃濃的煩惱氣，悶薰到老死，就好像被困在火場中的受難者，一個個都在恐怖、慌亂、怨恨中，結束生命。

要衝出婆婆的重重煩惱網，是生命中可以用心經營規劃的部分，這心志的力量，連命運之神，都無法左右掌控。因此一位學佛的老人，如果智慧清晰，頭腦冷靜，心心念念，都擺在要養精蓄銳，突出重圍上，便不會像世俗的老人一般，陷在害怕老病與空思妄想中。他真正懼怕的是，信願行的力量不夠，離不開六道輪迴，無法出離生死。

看看別人的現在，想想自己的未來。要昏惑？要清靈？要怨天尤人？要拚老命加功用行？決定在己，而您，究竟要的是什麼樣的修行風采？





燕曉悼

台灣社會發生了一樁慘絕人寰的綁票、勒贖、撕票大血案。苦主十七歲的白曉燕小妹，被一群三十多歲的惡霸，活生生地凌虐了七、八天，最後浮屍在大污水溝中，這件血案像尖刃般地割裂著台灣二十萬同胞的肝腸，怎麼有人會不愁吃穿，無冤無仇而做出如此泯滅人性，人神共憤的惡事？

這美麗的寶島，怎麼養出這樣醜陋的人心？

亡者的母親——白冰冰女士，淚眼婆娑地哭道：

「我們是孤兒寡母，請不要這樣欺負我！」

我們的社會，欺負到孤兒寡母的身上，這還有公理正義嗎？這塊寶島已然被血腥所玷污，還算美麗嗎？這是劫掠豪奪，毒蛇猛獸的社會啊！


這即是印祖所說，「國家不提倡教育」，不提倡什麼教育？不提倡「因果報應，道德仁義的教育。家庭父母只教兒女開知識，學校先生，也是只教做文章，而對學聖學賢，躬行實踐的行爲，一句也不提，這樣只會獸化。」

曉燕就在這樣獸化的社會中，花樣的年華，被好幾隻身披人皮的惡虎暴狼，啃噬、嚙嚼、剝裂！在驚恐、無助下，流乾了淚水，魂斷寶島。

這無常的世間，以令人難以逆料的手法，奪走了一位與母親相依爲命的閨女，我們再怎麼身感同受，也撫平不了那位爲人母的肝腸寸斷。學佛的我，除了對這火宅世間，要起大覺悟，要思大出離外，也要盡己之所能，來淨化社會，提倡真正的教育。並籲請早晚念佛回向給這對可憐的母女，願亡者早日超生，永離輪迴之苦，往生西方極樂。願生者，善根增長，吃齋念佛，永離苦厄，求生西方。

安息吧！曉燕！





耕舌

農夫們用鋤頭耕耘田地，收成米糧，以維生計。教書人，則以口舌代替鋤頭，授業解惑，換取溫飽，如此名之為舌耕。其實今日之下，以口舌來謀生的，不只教書一職而已，像媒體的播音員，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等，都是靠著口舌之能，謀取豐厚的收入。

曾文正公說過，風俗的厚薄，是從一、二人心之所嚮而來。舌耕者的本務，在春風風人，化雨雨人，宜以教導眾生，淨化社會為職志。當年釋迦牟尼佛，帶著群弟子乞食，就有農夫問道：


「你天天帶著弟子們，到處乞食說教，何以不自己耕田，自己播種呢？」
佛陀回答道：「我也耕田，也播種，吃自己種的糧。」

農夫說：「你那有犁？那有牛？耕那裏的田？」

佛陀說：「我持忍辱的牛，精進的鋤，把智慧的種子，播放到眾生的心田裏。」

準此，教師的使命，就像佛陀所說一般，是把智慧的種子，播到學生的心田，這樣子，吃每一口糧都心安理得。推而廣之，一切舌耕者，也負有相當的責任。然而當今的某些舌耕者，倒不播撒智慧的種子，口說的卻大半是言不及義的笑鬧綺語，身體所展現的更是極其暴露與浮華，這等舌耕者，變成了一條條的聲光舌蟲，攢進了每個家庭，每個人的心中，專吃人的善根，腐化人的慧命，他們不以化導眾生為使命，而是以譁眾取寵為標的。諸多這樣的舌蟲們，就這般光鮮亮麗地逞口舌之能，薰染著眾生，並蔚為一股時代風氣。

時風如此，慨嘆成了牢騷語。總之，口舌含有無比的造作力量，就像水能載舟，也能覆舟一般。它可以宣說善法，淑世濟民，正好積功行德。也可以舌劍唇鎗，顛倒是非，塗炭生靈。所以修行人自凡開口，就要警覺它是造業的門檻，三寸之舌才動，駟馬已難追返，因種撒布愈廣，果報亦隨之廣大，要知舌耕果腹本不難，為之廣造口業，卻是難酬難償的呀！



熟 生 之 間

印光大師說：「凡夫之心，熟處過熟，生處過生。非將死字掛在額顱上，決難令妄想投降，妄想既不能投降，則妄想成主，本心成奴，是以多少出格英豪，被妄想驅逐於三惡道中，永無出期，豈不哀哉！」

「熟處過熟」，凡夫心究竟在那些地處熟得太過了？吃飯，睡覺，看報紙、電視，這些都熟得不能再熟了，還有那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等習氣，也操練自如，呼之即出，不用提醒，隨興造作。而何者是「生處過生」呢？生處是原本就不熟悉的地方，凡夫對戒、定、慧等工夫，因為從不加以用心？使得對了生脫死之事，倍覺陌生了。

祖師大德一再告誡我們，要轉凡成聖，要脫胎換骨，務必要將熟處轉生，生處轉熟。也就是讓那些平日很熟的妄念習氣，淡化得十分模糊生疏。反之對那平日不熟的正念修行工夫，要一再地勤加練習，使之變得十分熟悉。有如鍊鋼一般，數數錘鍊，數數炙燒，久之自然成鋼。

印祖還特別提醒，要將死字掛在額頭上，時時想到行將命終，餘日不多，否則決難令妄想投降。唉！眾生就是不見棺材不落淚，終日像羅狀元詩所寫一般：「急急忙忙苦追求，寒寒暖暖度春秋，朝朝暮暮營家計，昧昧昏昏白了頭，是非非何日了，煩惱惱幾時休，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萬萬千千不肯修。」就這樣從生而壯，而老，而死，所見所聞儘是塵勞俗事，所思所念儘是顛倒妄想。而讓法身被比恆河沙還多的無邊煩惱所纏縛，從那無始世以來，就隨順世間，波浪飄流，往來生死，以此才名為眾生啊！想想自己的法身慧命，從無始劫來，便受到妄念如此囂張的摧殘，你怎能甘心一再為奴，而不反敗為勝，死裏逃生呢？

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，印祖正是要我們如此對抗妄念。時時想到我已行將就木，死之將至，一切凡情已無暇顧及與鋪排，擺在跟前的就是懇懇切切地念佛求生，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無間的功課，也就是以如來萬德洪名來薰自己的業識心，如此久而久之，熟處轉生，生處轉熟，自然根塵迥脫，心道契合。

治習氣

印祖說：「學道之人，以治習氣爲修行第一步工夫。若能克除一分習氣，其工夫始實得一分，否則有因無果，難得與佛相應也。」

且捫心思想：自從學佛以來，可曾詳審體察自己有了那些習氣？又克除了多少？佛家的「習氣」，或宿生、或現世，是日久天長，由環境習慣薰積而成，這習以成性的妄惑，倒令我們安之若素。而學佛就是要除惑證真，請問這滿身的惑業習氣，像繩索般地将你牢牢捆綁住，你將如何自在解脫？

這妄惑就是我們常說的「毛病」，而如何叫解脫呢？去毛病，就叫解脫。常有人慨嘆學佛多年，工夫毫無所進。祖師說，能克除一分的習氣，工夫才能實得一分的進展，原來，工夫沒進步，就是習氣依然故我啊！

在這世間存活著形形色色的人，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免不了帶著一顆妄念起伏的心。那個人不貪慕富貴名利？那個人又不耽溺美色權勢？吃山珍海味、穿綺羅錦緞後，那個不頤指氣使，貢高我慢，不可一世？是的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，是一股又一股濁穢的妄習，它像多年的沈疴一般，拖累著世間人。

語云：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」連儒家都講究懲忿窒欲的工夫，而要求出世間的大丈夫，豈能不覺悟到這繫人的習氣？既然每一分的習氣，都是自己點點滴滴，有意無意間養成的，所以這解粘去縛的工作，還得靠自己在猛省之後，鏗而不捨地作工夫。雪公曾說：「有願，空發心，也沒用處。心裏有，嘴裏說，不做，則一點用處也沒有，說了就得做。」佛法是重力行實踐的，這習氣是要咬緊牙根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省察自己，克己修治的。果真能夠勇於面對習氣，用心克除它，工夫自然增進，那麼烏雲盡處，自性的光明，霎時就大放光明了。



勞謙君子有終吉

人活在世上，都想望終其一生，幸福美滿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然而環顧周遭的親朋好友，或那些權貴豪門，有那一個人真的這麼順遂如意？

投生在茫茫人海的眾生，是沒有福分享天人果報的，就像投生在畜生界的牛馬，享不到人界的福分一樣。因此渴望歸渴望，有人等到生活閱歷豐富了。便能窺探出人間的不圓滿，不再存非分之想。也有人鎮日痴心妄想，看不破，想不開，處處挑剔和比較，這樣就像春蠶作繭一般，不斷地吐著煩惱絲，一層層地將自己裹住，直到動彈不得為止。

「春蠶到死絲方盡」，難道我們也要將煩惱絲吐到死，才肯罷休嗎？學了佛，就更真切地了解宇宙人生的真諦，要覺悟再怎麼不滿，再刻意的挑剔吶喊，日子絕不可能因此改變的。唉！眾生就是這麼可憐，事情「順我心則貪，不順我心則瞋。」貪瞋痴的坑洞，佈滿在前後左右，一迷妄就陷下去了。而那「不順心所勾引起的瞋火，就像火上加油一般，愈燒愈旺，愈旺愈烈，弄到最後終究是面目可憎，永無寧日。」

孟子上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果真受過了苦勞與空乏的磨練，韌性與毅力增強了，心胸與視野，便不致於局促在綠豆芝麻般的小格局中。娑婆世間原本就是苦多樂少，就是多變無常，不滿意就設法出離啊！化挑剔為隨順，化瞋怒為慈悲，將心調柔了，一切惡緣也將隨之減少。君不聞「勞謙君子有終吉。」願共勉之。

師明

少了老師這個角色、那世間必然是日色黯淡，星月無光。雪公曾說：

「孩兒並非一下生便是人才，就好比鐵匠將刀做成了，刀尚無法使用，必須經過開鑿及磨礪。然而並非人人會開鑿（以金絲鑿，鑿已光滑之刀劍鐵器，其紋可見），人人會磨刀。孩子上學得遇見明師，才會成功，任何好人才，未遇到明師，也埋沒一輩子，不能成功。」

語云：「名師出高徒。」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又說：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。」這句話都表示明師是增長徒弟能耐的源頭活水。經過明師的指點，徒弟心中那盞燈，便被點燃了。它發出的光輝，往往比老師更璀璨，更熒煌，只因燈炷中融合了良師的智慧與經驗。所以古今中外，多少出類拔萃的英豪傑士，他們心中都有一位以上永懷感激的良師。

教人以道德學問的人，我們便尊之為老師，老師在每個人的生命中，扮演著非比尋常的角色，然而何以在「五倫」中，沒有師生這一倫呢？

印祖說：「夫人生大倫，其數唯五。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。而父生、師教、君食，三者相等。何五倫之中，不列其師？不知師有成我之德者，則屬於父。次則誘掖獎勸，以達其材，則屬於兄。故孟子謂師也，父兄也。次則麗澤互益，如二月互照，二手互援，則屬於友，故佛門每謂尋師訪友。」

原來一位真正的良師，在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之外，尚兼具了父子、兄弟、朋友，三層倫分的內涵。而當今世道，何其危微！要重整社會秩序，實踐道德，則必先彰顯師道。為師者，視學生如子、如弟、如友，念念盼其奮勉向善，如此所傳所授，才會生根發芽。否則徒存其名，各司其利，學生上學為知識，老師教書為薪資，如何有感斯應？遑論體會交心，則豈止不見高徒，直是劣夫當街，鄙士橫行，想想何其痛心可悲！

願天下為師者，以蒙養為天職，效佛陀，學孔聖，不捨一人，悲願宏深，以挽世道，救蒼生。



花上牆

雪公在世時，曾語重心長的向年輕弟子言道：

「今日之下，各界均是無道，那一界也不在道上。而你們也都只是望道而未之見，你們大家都不貪名圖利，以為這就不錯了，但是，還不行，只要志不在道上，學的一切東西，都不成就，皆是飄浮著。你們像架在籬笆牆上的花草，牆一撤，就倒下了，所以必得求道。那些藉佛法貪名圖利的，自不用說，而你們呢？大家好好向道吧！」


當你的功力被長者判定，只是牆上的花草，而不是歲寒不凋的松柏時，心中作何感想？唉！雖然是冷颼颼的一盆水，你也不由得要回頭，再檢視自己走在佛道上的步伐。

你是怎麼走的？老師說，不要以為不貪名圖利就夠了。道是什麼？儒家以禮來體現道的內涵，佛家以戒來生發出道的實質。如果你只是望道，那就是遠遠地看到了禮和戒的外表，卻在體會上不夠深入，在實踐上不夠紮實。以戒來說，光是防非止惡，是不夠的，還得眾善奉行，進而要到自淨其意，才真正圓滿了戒體。所以光不貪名圖利，怎能說已經見道了呢？

一位見道的修行人，他已然已心水澄澈，慧日照朗。處於世間，他心存厚道，不為眾生帶來煩惱，以規規矩矩的態度待人接物。對出世間事，他以戒為師，唯謹唯勤，解行並進，志在解脫。

而牆上的花草，是要攀附在圍牆上，才能迎風招搖，綻放花朵的，一旦牆倒塌了，生命也就枯萎了。如果我們的道心，也這樣長在別人的身上，沒有自己的體證，想想是多麼不牢靠啊！一陣狂風暴雨突襲而來，牆上的花草，馬上就不支倒地，其他的更不必再論了。

所以初學佛，我們仰仗師長的法乳，藉以增長慧命。漸漸地，我們要增強自己的解行，堅固自己的知見與道心，由禮儀而會道，因戒行而悟心。這樣，即使師長放手，你也能夠一步一腳印地邁向佛陀的家邦。



聖嬰年

又到了歲末時節，有心人在這時總要檢討過去，策勵未來。佛陀更是在受新歲之日，令弟子擊犍槌召大眾，公開檢討自己的過失。

而您是怎樣走過已消逝的三百六十五天？這一年中，有多少時間，您挪出來經營慧命，提振道心？還是在忙碌中，又亂無頭緒的走過一年？印祖說：「人貴自知，不可妄說過分大話。」捫捫心，想一想，自己的生死大事，被應酬、忙碌、及厚沉沉的懈怠心所攔誤了嗎？

從去年三月開始，全球便悄悄地進入了「聖嬰年」。名稱很美，實際是個大自然反撲年，是個驚悚年。十九世紀秘魯的海員，發現每二到七年裏，海洋中就有一股異常的暖流出現，時間在聖誕節前後，因此取名聖嬰（El Niño）。這股神出鬼沒的暖流，它不但擾亂了海洋生態的平衡，同時也嚴重地影響了全世界的氣候。像去年美西的大水患，英、法、日的大風雪，墨西哥的颶風，印尼的霾害，巴西的森林大火，澳洲的天乾地裂等。在這年裏，小小臺灣，也天災人禍，連綿不斷。甚至宗教事件，怪誕百出。正如臺諺所言：「天無照甲子，人無照天理。」不但亞洲金融界起了大風暴，連畜生界也在劫難逃。看那口蹄疫，三百八十萬隻豬，數日間一起斷魂。還有禽流感，一百五十萬隻雞，也一夜裏同時斃命。這真又叫殺戮年啊！

細數著一樁樁一件件的災禍，好似世界如此不平安，都是氣候或別人一手造成的，自己則聖潔有如白玉。唉！心中清靈的人，才有能力審視自己的生命和行爲，渾噩的人，根本分不清是非與善惡。果真這一切的亂象，都跟自己了不相干嗎？

佛家說：「萬法唯心造。」世間一切的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都是你我心中所變現。眾生的心染濁了，世界才跟著污穢，而你我正是這群起惑造業的無知眾生啊！儘管災難從我們身旁猖狂而過，若非佛力慈悲加護，我們那能如此萬幸，逃過這種種共業的災厄呢？

感念佛恩之餘，要想到共業是要共報的，若要求得共中不共，你我的心，絕不能任其腐蝕糜爛了。印祖說：「既知因果，必得慎獨，邪念一起，力令斷滅，如此方爲真實行履。」有修行的人，總以慚愧、懺悔來滌蕩身心。願在這聖嬰年裏，你我都能如是警醒，如是行持。

燈心

每年春節參訪寺廟時，善男信女總會為家人或求學中的孩子，在廟裡點一盞光明燈。祈求佛菩薩保佑他們前途光明，萬事如意。


前途光明，萬事如意，是人人所希望。然而我們必得深知，這光明與否？實關乎個人宿世因果。雪公曾說過：「一個人的功名如何？要有三個因素，一是祖先的因果；二是父母的因果；三是自己的因果。」嘗聞祖上積德，福蔭子孫。又聞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一個人能夠投生在這樣的家庭裏，再加上自己宿世也曾厚培善根，則今生的功名，便能光明，否則便難求圓滿。

如此一來，有人便要說，既然一切都是因果，宿命已定，那我何必費心努力呢？袁了凡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，祖上父母的因果。無法預知，自己宿世的因果，不可掌握，我們真正可以點燃的燈，則是當前所造的因。印祖一再叮囑我們：「念佛方能消宿業，竭誠自可轉凡心。」在這世間，要點燃生命中的光明燈，要旋乾轉坤，是要以念佛、竭誠兩股心力來做源頭活水啊！

您或許會滿心狐疑地說：「真的是這樣嗎？不用任何法術，不用花半毛錢，只要念佛，就可以消災免難，只要竭誠，就可以轉凡成聖？」唉！人們寄望花一筆錢，或作一場法術，就可以美夢成真，難怪世間有那麼多層出不窮的騙局。假如您總是沈醉在故事書情節的幻境中，想著魔棒一揮，乞丐可以變王子，幸福便冉冉從空而降，那麼點再多的光明燈，也只湊熱鬧一場，無濟於事啊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念佛法門，是易行難信之法。法門這麼容易修持，偏偏人們不肯相信。大夥一窩蜂地要往既神怪又玄奇的門檻上鑽求妙道，對念佛一法，因其易行，而不屑一顧。如果您也如此，那就白白地讓牟尼寶珠，亮閃閃地從眼前滑滾而過了。

各位讀者，不論祖上、父母或自己宿世的因果如何？趕快以念佛為燭心，以竭誠為火苗，為自己點一盞光明明的心燈吧！相信佛陀和祖師的指引，絕對可以保住永世的光明和平安啊！



才德之間

印祖說：「子弟之有才華，有善教，則易于成就正器，無善教，則多分流為敗類。今日之民不聊生，國步艱難，幾于蹶覆者，皆有才華無善教者，漸漸釀成之也。」

在養兒育女過程中，為人父母者，無不傾其所能，將兒女撫育成成人，並指望將來能出類拔萃，光宗耀祖。尤其現代的父母，更是終日惶惶然地，唯恐孩子輸在起跑點上。孩子稍懂人事，便忙於各種才藝的學習、學心算、學音樂、學美語，還要學繪畫，同時也少不了體能課，可謂智體群美兼備。卻是在一連串的汲汲中，很少有留意到要加強德育的。只因才藝是看得到的本領，德育是看不到的心靈功夫，正因為它看不到，便常被忽略。乘著孩童的天真爛漫，吵架打鬧也只視作幼稚淘氣，何須大驚小怪？等到問題呈現時，常為時晚矣。

印祖以其獨到的眼力說，子弟「無善教」多流為敗類，尤其有才華而無善教的，更足以禍國殃民。看了祖師的誨諭，真叫人心驚膽戰！讓孩子學會了一身的本領，到頭來，竟不能防老，更遑論安邦興國，造福人群。想想這可是始料所未及的啊！

社會的確一直在進步，走到路口，放眼所極，一片欣欣向榮，高樓大廈，車水馬龍。不多久，各位父母所精心培育的心肝寶貝，將一個個地被植入這車馬華廈中，但他將以什麼樣的存心來揮灑才華呢？善教與否，便是關鍵。

而這善教，要如何教起呢？祖師說，不論有無才華，要教孩子誠實，最初要以因果報應，及舉心動念，天地鬼神一一悉見的故事，作為平常訓誨的方法。舉凡孝親、濟眾、忍辱、篤行等美德，為人父母者，更要以身為範。如是蒙而養正，孩童長大，才會人端品正，進而成為世間的良才。

唉！當今能夠以養德來指引下一代的師長，可以說少之又少。加上電視媒體，以其聲光之美，日以繼夜的誨淫、誨盜，如果為人父母，還一味地加強才藝，忽視德育，那就將有天資的子弟塑成狂悖驕縱，無天資的子弟引向冥頑不靈的境地。有心的父母們，可要三思啊！

法護與法修、法弘——說是如公雪

雪公說：「學佛修行有三種方式：一是弘法。二是學法。三是護法。弘法的教怎麼修？怎麼做，學法的就怎麼修、怎麼做。如果沒有學法的，那麼要弘法給誰聽？如果沒有弘法的，那學法的要從何做去？而護法的，就是保護佛法不會遭到破壞。」

雪公說：「修行成功是活著成功，不是死了才成功，死了就完了談什麼成功？然而你們現在為何不成功？是你們人人都有魔障了，有魔障就不得一心。不得一心，怎能叫成功？許多人存迷信心理，想臨命終時，請助念團助念——可是這助念團要看請得到請不到，如果請到了，還要看有無誠心，有誠心，這還算是外護而已。常見有修行人臨命終時，自己生障礙，口裏念著觀世音菩薩，想再多活幾年，這樣的想法，就自己護不了法了。須知這助念不是替念，而是助你提起正念。如果你個人不念，聽到阿彌陀佛，反而討厭，那助什麼念呢？」

說起厭字，還須看厭的是什麼？

雪公說：「淨土宗講欣厭，欣是專心喜歡，只喜歡一個地處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其他如華嚴世界，再怎麼好，我也不去。厭是娑婆一切都討厭，美鈔、總統：甚至是宇宙的大王都討厭。而可惜的是，一般人別說鑽石，就說給個市長做，也就歡喜得不得了。」真是欣、厭安錯了對象！而欣、厭其實就是願。

雪公說：「信願行，是淨土法門三資糧，信願二字是弘法的。行有正行與助行。善根是正行，福德是助行。正行是修法的，助行是護法的。」

而這信願行，也就是弘法、學法、護法，都在一心中求。

雪公說：「弘法在那裏？信願又在那地處？就在你心裡，萬法唯心造嘛！自性信願，即自性弘法。修法的是誰？不是你肉棍子，修法的也是你的心。你一起念頭，當前的念頭，就是你的心，你要問：『我在那裏？』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你。你念阿彌陀佛是化身佛，是誰化的，是你心裡化的。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你心裡化的。自性修者，就是正行。至於助行，要你修十善業等，比如貪嗔痴起了就是惑，要用戒定慧來治它，戒定慧就是你的護法，護你不起貪嗔痴，只要你得了戒定慧，你就得解脫知見，你就穩穩當當地成了佛。」